

第一卷目录

坟

题记·····	(3)
人之历史·····	(5)
科学史教篇·····	(12)
文化偏至论·····	(19)
摩罗诗力说·····	(28)
我之节烈观·····	(54)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61)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69)
娜拉走后怎样·····	(75)
未有天才之前·····	(79)
论雷峰塔的倒掉·····	(82)
说胡须·····	(83)
论照相之类·····	(86)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91)
看镜有感·····	(94)
春末闲谈·····	(96)
灯下漫笔·····	(99)
杂忆·····	(104)
论“他妈的”·····	(108)
论睁了眼·····	(111)
从胡须说到牙齿·····	(114)
坚壁清野主义·····	(120)
寡妇主义·····	(122)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126)
写在《坟》后面·····	(131)

呐喊

自序.....	(139)
狂人日记.....	(142)
孔乙己.....	(150)
药.....	(153)
明天.....	(159)
一件小事.....	(164)
头发的故事.....	(166)
风波.....	(169)
故乡.....	(175)
阿Q正传.....	(182)
端午节.....	(209)
白光.....	(215)
兔和猫.....	(219)
鸭的喜剧.....	(222)
社戏.....	(224)

野草

秋夜.....	(235)
影的告别.....	(236)
求乞者.....	(237)
我的失恋.....	(238)
复仇.....	(239)
复仇(其二).....	(240)
希望.....	(242)
雪.....	(243)
风筝.....	(244)
好的故事.....	(246)
过客.....	(247)
死火.....	(252)
狗的驳诘.....	(253)
失掉的好地狱.....	(254)

墓碣文.....	(255)
颓败线的颤动.....	(256)
立论.....	(257)
死后.....	(258)
这样的战士.....	(261)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262)
腊叶.....	(263)
淡淡的血痕中.....	(264)
一觉.....	(265)

热 风

题记.....	(269)
---------	-------

一九一八年

随感录二十五.....	(271)
随感录三十三至四十三.....	(272)
随感录四十六至四十九.....	(286)
随感录五十三至五十四.....	(290)
五十六“来了”.....	(292)
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	(293)
五十八 人心很古.....	(294)
五十九 “圣武”.....	(295)
六十一 不满.....	(297)
六十二 恨恨而死.....	(298)
六十三 “与幼者”.....	(298)
六十四 有无相通.....	(299)
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300)
六十六 生命的路.....	(301)

一九二一年

知识即罪恶.....	(302)
事实胜于雄辩.....	(304)

一九二二年

估《学衡》.....	(306)
为俄国歌剧团.....	(308)

无题·····	(309)
“以震其艰深”·····	(310)
所谓“国学”·····	(311)
儿歌的“反动”·····	(312)
“一是之学说”·····	(313)
不懂的音译·····	(314)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317)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318)
即小见大·····	(319)

一九二四年

望勿“纠正”·····	(321)
-------------	-------

彷徨

祝福·····	(325)
在酒楼上·····	(336)
幸福的家庭·····	(343)
肥皂·····	(348)
长明灯·····	(356)
示众·····	(364)
高老夫子·····	(367)
孤独者·····	(374)
伤逝·····	(389)
弟兄·····	(403)
离婚·····	(411)

朝花夕拾

小引·····	(421)
狗·猫·鼠·····	(423)
阿长与山海经·····	(428)
二十四孝图·····	(432)
五猖会·····	(436)
无常·····	(439)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444)

父亲的病·····	(447)
琐记·····	(451)
藤野先生·····	(455)
范爱农·····	(460)
后记·····	(465)

故事新编

序言·····	(475)
补天·····	(476)
奔月·····	(483)
理水·····	(491)
采薇·····	(502)
铸剑·····	(515)
出关·····	(528)
非攻·····	(535)
起死·····	(544)

华盖集

题记·····	(555)
---------	-------

一九二五年

咬文嚼字（一至二）·····	(557)
青年必读书·····	(558)
忽然想到（一至四）·····	(559)
通讯·····	(562)
论辩的魂灵·····	(566)
牺牲谟·····	(568)
战士和苍蝇·····	(570)
夏三虫·····	(571)
忽然想到（五至六）·····	(572)
杂感·····	(574)
北京通信·····	(576)
导师·····	(578)
忽然想到（七至九）·····	(579)

“碰壁”之后	(582)
并非闲话	(586)
我的“籍”和“系”	(589)
咬文嚼字(三)	(591)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592)
补白	(598)
答KS君	(603)
“碰壁”之余	(604)
并非闲话(二)	(607)
十四年的“读经”	(609)
评心雕龙	(612)
这个与那个	(614)
并非闲话(三)	(619)
我观北大	(623)
碎话	(624)
“公理”的把戏	(626)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629)
后记	(631)

华盖集续编

小引	(635)
一九二六年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636)
有趣的消息	(640)
学界的三魂	(644)
古书与白话	(646)
一点比喻	(647)
不是信	(649)
我还不能“带住”	(658)
送灶日漫笔	(660)
谈皇帝	(662)
无花的蔷薇	(664)
无花的蔷薇之二	(667)

“死地”	(670)
可惨与可笑	(671)
纪念刘和珍君	(673)
空谈	(676)
如此“讨赤”	(678)
无花的蔷薇之三	(679)
新的蔷薇	(682)
再来一次	(684)
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686)
马上日记	(689)
马上支日记	(696)
马上日记之二	(707)
记“发薪”	(710)
记谈话（培良）	(714)
上海通信	(717)

续编的续编

厦门通信	(720)
厦门通信（二）	(722)
阿Q正传的成因	(723)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	(728)
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	(731)
厦门通信（三）	(732)
海上通信	(734)

而已集

题辞	(739)
----------	-------

一九二七年

黄花节的杂感	(740)
略论中国人的脸	(741)
革命时代的文学	(744)
写在《劳动问题》之前	(748)
略谈香港	(749)
读书杂谈	(754)

通信	(758)
答有恒先生	(762)
辞“大义”	(765)
反“漫谈”	(766)
忧“天乳”	(768)
革“首领”	(769)
谈“激烈”	(772)
扣丝杂感	(775)
“公理之所在”	(779)
可恶罪	(780)
“意表之外”	(781)
新时代的放债法	(782)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783)
小杂感	(794)
再谈香港	(796)
革命文学	(801)
《尘影》题辞	(802)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802)
卢梭和胃口	(804)
文学和出汗	(806)
文艺和革命	(807)
谈所谓“大内档案”	(808)
拟预言	(813)
附录：大衍发微	(815)

坟

题 记

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的缘由，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其余的便都由他。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进步。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

其次，自然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着我的文章。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到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君子之徒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木皮道人说得好，“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话，也就是一把软刀子。假如遭了笔祸了，你以为他就尊你为烈士了么？不，那

时另有一番风凉话。倘不信，可看他们怎样评论那死于三一八惨杀的青年。

此外，在我自己，还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

我十分感谢我的几个朋友，替我搜集、抄写、校印，各费去许多追不回的光阴。我的报答，却只能希望当这书印钉成工时，或者可以博得各人的真心愉快的一笑。别的奢望，并没有什么；至多，但愿这本书能够暂时躺在书摊上的书堆里，正如博厚的大地，不至于容不下一点小土块。再进一步，可就有些不安分了，那就是中国人的思想、趣味，目下幸而远未被所谓正人君子所统一，譬如有的专爱瞻仰皇陵，有的却喜欢凭吊荒冢，无论怎样，一时大概总还有不惜一顾的人罢。只要这样，我就非常满足了；那满足，盖不下于取得富家的千金云。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大风之夜，鲁迅记于厦门。

人之历史

——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释

进化之说，粘灼于希腊智者德黎 (Thales)，至达尔文 (Ch. Darwin) 而大定。德之黑格尔 (E. Haeckel) 者，犹赫胥黎 (T. H. Huxley) 然，亦近世达尔文说之讴歌者也，顾亦不笃于旧，多所更张，作生物进化系图，远追动植之绳迹，明其曼衍之由，间有不足，则补以化石，区分记述，蔚为鸿裁，上自单玄，近迄人类，会成一统，征信历然。虽后世学人，或更上征而无底极，然十九世纪末之言进化者，固已大就于斯人矣。中国迨日，进化之语，几成常言，喜新者凭以丽其辞，而笃故者则病侷人类于猕猴，辄沮遏以全力。德哲学家保罗生 (Er. Paulsen) 亦曰，读黑格尔书者多，吾德之羞也。夫德意志为学术渊藪，保罗生亦爱智之士，而犹有斯言，则中国抱残守阙之辈，耳新声而疾走，固无足异矣。虽然，人类进化之说，实未尝渎灵长也，自卑而高，日进无既，斯益见人类之能，超乎群动，系统何昉，宁足耻乎？黑氏著书至多，辄明斯旨，且立种族发生学 (Phylogenie)，使与个体发生学 (Ontogenie) 并，远稽人类由来，及其曼衍之迹，群疑冰泮，大闳犁然，为近日生物学之峰极。今乃敷张其义，先述此论造端，止于近世，而以黑氏所张皇者终。

人类种族发生学者，乃言人类发生及其系统之学，职所治理，在动物种族，何所由昉，事始近四十年来，生物学分支之最新者也。盖古之哲士宗徒，无不目人为灵长，超迈群生，故纵疑官品起原，亦彷徨于神话之歧途，诠释率神闕而不可思议。如中国古说，谓盘古辟地，女娲死而遗骸为天地，则上下未形，人类已现，冥昭蒙暗，安所措足乎？屈原均谓鳌载山抃，何以安之，衷怀疑而词见也。西国创造之谭，摩西最古，其《创世记》开篇，即云帝以七日作天地万有，抃埴成男，析其肋为女。当十三世纪时，力大伟于欧土，科学

隐耀，妄信横行，罗马法王，又竭尽全力以塞学者之口，天下为之智昏，黑格尔溢之曰世界史之大欺罔者（Die grossten Gaukler Weltgeschichte），非虚言也。已而宗教改萌，景教之迷信亦渐破，歌白尼（Copernicus）首出，知地实绕日而运，恒动不居，于此地球中心之说隳，而考核人类之士，亦稍稍现，如韦赛黎（A. Vesalius）、欧斯泰几（Eustachi）等，无不以瓠验之术，进智识于光明。至动物系统论，则以林那出而一振。

林那（K. von Linné）者，瑞典耆宿也，病其时诸国之治天物者，率以方言命名，繁杂而不可理，则著《天物系统论》，悉名动植以拉丁，立二名法，与以属名与种名二。如猫、虎、狮三物大同，则谓之猫属（Felis），而三物又各异，则猫曰 *Felis domestica*，虎曰 *Felis tigris*，狮曰 *Felis leo*。又集与此相似者，谓之猫科；科进为目、为纲、为门、为界。界者，动植之判也。且所著书中，复各各记其特点，使一披而了然。惟天物繁多，不可猝尽，故每见新种，必与新名，于是世之欲以得新种博令誉者，皆相竞搜采，所得至多，林那之名大显，而物种（Arten）者何，与其内容界域之疑问，亦同为学者所注目矣。虽然，林那于此，固仍袭摩西创造之说也，《创世记》谓今之生物，皆造自世界开辟之初，故《天物系统论》亦云免诺亚时洪水之难；而留遗于今者，是为物种，凡动植种类，绝无增损变化，以殊异于神所手创云。盖林那仅知现在之生物，而往古无量数年前，尝有生物栖息地球之上，为今日所无有者，则未之觉，故起原之研究，遂不可几。并世博物家，亦笃守旧说，无所发挥，即偶有觉者，谓生物种类，经久久年月间，不无微变，而世人闻之皆峻拒，不能昌也。逮十九世纪初，乃始诚有知生物进化之事实，立理论以诠释之者，其人曰兰麻克，而寇伟实先之。

寇伟（N. G. Cuvier），法国人，勤学博识，于学术有伟绩，尤所致力者，为动物比较解剖及化石之研究，著《化石骨骼论》，为今日古生物学所由昉。盖化石者，太古生物之遗体，留迹石中，历无数劫以至今，其形了然可识，于以知前世界动植之状态，于以知古今生物之不同，实造化之历史，自泐其业于人间者也。揣古希腊哲人，似不无微知此意者，而厥后则牵强附会之说大行，或谓化石之成，不过造化之游戏，或谓两间精气，中人为胎，迷入石中，则为石蛤石螺之属。逮兰麻克查贝类之化石，寇伟查鱼兽之化石，始知

化石诚古生物之留蜕，其物已不存于今，而林那创造以来无增减变迁之说遂失当。然寇伟为人，固仍袭生物种类永住不变之观念者也，前说垂破，则别建《变动说》以解之。其言曰，今日生存动物之种属，皆开辟之时，造自天帝之手者尔。特动植之遭开辟，非止一回，每开辟前，必有大变，水转成陆，海坟为山，于是旧种死而新种生，故，今兹化石，悉由神造，惟造之之时不同，则为状自异，其间无系属也。高山之颠，实见鱼贝，足为故海之征，而化石为形，大率撑拒惨苦，人可知其变之剧矣。自开辟以至今，地球表面之大故，至少亦十五六度，每一变动起，旧种悉亡，爰成化石，留后世也。其说逞臆，无实可征，而当时力乃至伟，崇信者满学界，惟圣契黎 (E. Geoffroy St. Hilaire) 与抗于巴黎学士会院，而寇伟博识，据垒极坚，圣契黎动物进化之说，复不具足。于是千八百三十年七月三十日之讨论，圣契黎遂败。寇伟变动之说，盛行于时。

虽然，不变之说，遂不足久履学者之心也，十八世纪后叶，已多欲以自然释其疑问，于是有瞿提 (W. von Goethe) 起，建《形蜕论》。瞿提者，德之大诗人也，又邃于哲理，故其论虽凭理想以立言，不尽根于事实，而识见既博，思力复丰，则犁然知生物有相互之关系，其由来本于一原。千七百九十年，著《植物形态论》，谓诸种植物，皆出原型，即其机关，亦悉从原官而出；原官者，叶也。次复比较骨骼，造诣至深，知动物之骨，亦当归一，即在人类，更无别于他种动物之型，而外状之异，特缘形变而已。形变之因，有大力之构成作用二：在内谓之求心力，在外谓之离心力，求心力所以归同，离心力所以趋异。归同犹今之遗传，趋异犹今之适应。盖瞿提所研究，为从自然哲学深入官品构造及变成之因，虽谓为兰麻克、达尔文之先驱，蔑不可也。所憾者则其进化之观念，与康德 (I. Kant)、倭堪 (L. Oken) 诸哲学家立意略同，不能奋其伟力，以撼种族不变说之基础耳。有之，自兰麻克始。

兰麻克 (Jean De Lamarck) 者，法之大科学家也，千八百二年所著《生体论》，已言及种族之不恒，与形态之转变；而精力所注，尤在《动物哲学》一书，中所张皇，先在生物种别，由于人为之立异。其言曰，凡在地球之上，无间有生无生，决无差别，空间凡有，悉归于一，故支配非官品之原因，亦即支配有官品之原因，而吾党所执以治非官品者，亦即治有官品之途术。盖世所谓生，仅力学的

现象而已。动植诸物，与人类同，无不能诠释以自然之律；惟种亦然，决非如《圣书》所言，出天帝之创造。况寇伟之说，谓经十余回改作者乎？凡此有生，皆自古代联绵继续而来，起于无官，结构至简，继随地球之转变，以渐即于高等，如今日也。至最下等生物，渐趋高等之因，则氏有二律，一曰假有动物，雏而未壮，用一官独多，则其官必日强，作用亦日盛。至新能力之大小强弱，则视使用之久暂有差。浅譬之，如锻人之腕，荷夫之胫，初固弗殊于常人，逮就职之日多，则力亦加进，使反是，废而不用，则官渐小弱，能力亦亡，如盲肠者，鸟以转化食品，而无用于人，则日萎，耳筋者，兽以动耳者也，至人而失其用，则留微迹而已：是为适应。二曰凡动物一生中，由外缘所得或失之性质，必依生殖作用，而授诸子孙。官之大小强弱亦然，惟在此时，必其父母之性质相等：是为遗传。适应之说，迄今日学人犹奉为圭臬，遗传之说，则论诤方烈，未有折衷，惟其所言，固进化之大法，即谓以机械作用，进动物于高等是已。试翻《动物哲学》一书，殆纯以一元论眼光，烛天物之系统，而所凭借，则进化论也。故进化论之成，自破神造说始。兰麻克亦如圣契黎然，力驳寇伟，而不为世所知。盖当是时，生物学之研究方殷，比较解剖及生理之学亦盛，且细胞说初成，更近于个体发生学者一步，于是萃人心于一隅，遂蔑有致意于物种由来之故者。而一般人士，又笃守旧说，得新见无所动其心，故兰麻克之论既出，应者寂然，即寇伟之《动物学年报》中，亦不为一记，则说之孤立无和，可以知矣。迨千八百五十八年而达尔文暨华累斯（A. R. Wallace）之《天择论》现，越一年而达尔文《物种由来》成，举世震动，盖生物学界之光明，扫群疑于一说之下者也。

达尔文治生学之术，不同兰麻克，主用内籀，集知识之大成，年二十二，即乘汽舰壁克耳。环世界一周，历审生物，因悟物种所由始，渐而搜集事实，融会贯通，立生物进化之大原，且晓形变之因，本于淘汰，而淘汰原理，乃在争存，建《淘汰论》，亦曰《达尔文说》（Selektionstheorie od. Darwinismus）空前古者也。举其要旨，首为人择，设有人立一定之仪的，择动物之与相近者育之，既得苗裔，则又育其子之近似，历年既永，宜者遂传。古之牧者园丁，已知此术，赫胥黎谓亚美利加有毳羊者，惧羊跳踉，超圈而去，则留短足者而渐汰其他，递生子孙，亦复如是，久之短足者独传，修胫

遂绝，此以人力传宜种者也。然此特人择动植而已，天然之力，亦择生物，与人择动植无大殊，所异者人择出人意，而天择则以生物争存之故，行于不知不觉间耳。盖生物增加，皆遵几何级数，设有动物一隅于此，毕生能产四子，四子又育，当得八孙，五传六十四，十传而千二十八，如是递增，繁殖至迅。然时有强物，灭其软弱，沮其长成，故强之种日昌，而弱之种日耗；时代既久，宜者遂留，而天择即行其中，使生物臻于极适。达尔文言此，所征引信据，盖至繁博而坚实也。故究进化论历史，当首德黎，继乃局脊于神造之论；比至兰麻克而一进；得达尔文而大成；迨黑格尔出，复总会前此之结果，建官品之种族发生学，于是人类演进之事，昭然无疑影矣。

黑格尔以前，凡云发生，皆指个体，至氏而建此学，使与个体发生学对立，著《生物发生学上之根本律》一卷，言二学有至密之关系，种族进化，亦缘遗传及适应二律而来，而尤所置重者，为形蜕论。其律曰，凡个体发生，实为种族发生之反复，特期短而事迅者耳，至所以决定之者，遗传及适应之生理作用也。黑氏以此法治个体发生，知禽兽鱼虫，虽繁不可计，而溯推本原，咸归于一；又以治种族发生，知一切生物，实肇自至简之原官，由进化而繁变。以至于人，盖人类女性之胚卵，亦与他种脊椎动物之胚卵，同为极简之细胞；男性精丝，亦复无异。二性既会，是成根干细胞，此细胞成，而个人之存在遂始。若求诸动物界，为阿弥巴属，构造至简，仅有自动及求食之力而已，继乃分袭，依几何级数成细胞群。如班陀黎那 (Pandorina)，作桑葚状，葚空其中，渐而内陷，是成原肠，今日淡水沟渠中动物希特拉 (Hydra)，亦如是也。更进，则由心房生血管四偶，曲向左右，状如鱼鳃，胎儿届此时，适合动物界之鱼类；复次之发达，皆与人类以外之高等动物无微殊，即已有脑髓耳目及足，而以较他种脊椎动物之胎儿，仍无辨也。凡此研究，皆能目击，日审胚胎之发育而得其变化。惟种族发生学独不然，所追迹者，事距今数千万载，其为演进，目不可窥，即直接观察，亦局于至隘之分域，可据者仅间接推理与批判反省二术，及取诸科学所经验荟萃之材较量研究之而已。故黑格尔曰，此其为学，肆治滋难，决非个体发生学所能较也。

往之言此事者，有达尔文《原人论》，赫胥黎《化中人位论》。黑格尔著《人类发生学》，则以古生物学个体发生学及形态学证人类之